

隋唐嘉話

唐 劉餗撰 武林周起鳳閱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
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洛
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
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
正詔改之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俊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賄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日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日更能作空梁落鸞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

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輓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

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卽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舍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筭。宜改舍曹爲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座臥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

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費糧也。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令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竟反，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滑儀、衛文昇等俱收，衛骨旣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已漢擒，蕭銑蕩一楊越，師不留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

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濠險邀之虜弃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惲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二賢常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衰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戎常不自得后

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鷄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久帝惜鷄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鷄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旣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旣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畱小子帝許

之流嶺南爲奴侯君集旣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篋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降王充勅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勅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勅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勅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

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旣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勅曰平生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釜然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勅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勅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

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旣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恚恨。太宗之禦。實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旣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卽王充兄子。僞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

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舉病行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治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

帝悵然曰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勅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旣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畱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

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
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
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間友者爲誰曰
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
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
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
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

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
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
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
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
揣誠不美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
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嘗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褻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鄧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已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旣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

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
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
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
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
送葬者有鼓吹焉

澗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日是晉某歲
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
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
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
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神庭履以像
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翫之而
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
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

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爲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術及昏傳以警

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發也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中揀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鞮以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鳥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芳洲令貢州判司報云芳州不出杜若應由

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雄州司法度支郎
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
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卽
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
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
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
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
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
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
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
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
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
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
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膝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叩
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開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畱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開立本作醉道士圖今竝傳於代

率吏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搯琵琶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利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諛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佞褻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

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爲以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

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一舉便盡無所畱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鄉自難記若遇何剽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畱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畱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一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勳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誠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

他藥復應如初澄自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角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授此
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
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
當考之日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
遲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
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初宮中少樹孝仁后命種白楊謂何力曰此樹易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
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本
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上袁
思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
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旣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
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銳上亦謂

之尖塚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快快數日而加大夫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迹當朝以

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故盧没入於宮中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旣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勝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

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鷗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郡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祖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惲何須犯他。

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虛榮。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

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布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

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畱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

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鍾復鼻絕至中宗旣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廡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紮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閩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土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遠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

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
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卽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
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爲武承嗣所奪知之爲綠珠篇
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
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恍不知其故旣
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
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
虬旣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
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
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
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
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被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黑勅斜封以授人官爵時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竟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誡至油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菴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爲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旣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覓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卿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李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日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隋書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今定陵
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
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
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且

崔司知琬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
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
後以爲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
見錄署云相州僧曇暉撰後魏常侍冲亦明於族姓
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
有僧曇暉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
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
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
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
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彌

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甚清雅今呼爲阮咸是也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著言市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旣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旣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旣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真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之

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日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日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卽其妹壻送之日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鄉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旣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爲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理與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後

爲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白國
家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爲元帥以禦之
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
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
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無益於是乃破執之其禮
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人悉賣
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
呼爲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
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
史朱買臣墓云蒼言市手載之後阿誰是七十年丞
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

附月嘉話
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
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丞露囊更相遺問十九
年春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鹽而已十
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
月上戊日致祭漢畱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
員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
匹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
之爲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
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爲懷水
潼津關爲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修
堤堰墓爲水所湍擊今寢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都
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窳公望
省樓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

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袞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承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王不之

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廣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龍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鳴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留不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

人所免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
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
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
浩及語盧浩尚爲老胡

集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
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終